

我走过红尘 / 不断漂泊 / 绿柳如烟 江鸟飞歌 / 我是那样执着而无悔的一个



流光飞舞

LIU GUANG
FEI WU

莲悦◎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之思情

莲悦◎著
千年执着，为不忘所爱之人而于奈何桥边驻守千年的倾城之爱。
断然舍弃，既然无法相知相许地携手人间，那就相忘于江湖。因为相信：是苦，只要一人身受。

我把世界捧在掌心成就那人间丽句
2008新锐作家莲悦闪亮登场

一个曾是天界放牧群星的天女，一个是执守千年不肯往生的亡灵。云歌为情所困，堕入凡尘。龙华期望得到彼岸花的祝福，与所爱之人结生世夫妻。他们究竟有何因缘纠葛？云歌能不能说服龙华放弃千年之爱，往生轮回；能不能与所爱之人结一段尘缘？



流光飞舞

LIU GUANG
FEI WU

莲悦◎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之思情

我把世界捧在掌心成就那人间丽句
2008新锐作家莲悦闪亮登场

一个曾是天界放牧群星的天女，一个是执守千年不肯往生的亡灵。云歌为情所困，堕入凡尘。龙华期望得到彼岸花的祝福，与所爱之人结生世夫妻。他们究竟有何因缘纠葛？

云歌能不能说服龙华放弃千年之爱，往生轮回；能不能与所爱之人结一段尘缘？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光飞舞/莲悦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1

ISBN 978 - 7 - 5354 - 3900 - 0

I. 流… II. 莲…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426 号

责任编辑:程华清 康志刚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三合广告

责任印刷:左 怡 邱 莉

出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ap2004@hotmail.com

印刷: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640 毫米 1/16

印张:48 插页:1

版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760 千字

印数:1 - 6000 册

定价:56.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部 尘缘三叠

引 子	2
第一章 云 歌	5
第二章 入 世	13
第三章 尘 梦	20
第四章 故 人	27
第五章 善 缘	34
第六章 地 宫	40
第七章 楚 晓	45
第八章 流 光	50
第九章 尘 欢	57
第十章 爱 恋	64
第十一章 伤 情	69
第十二章 结 缘	74
第十三章 冰 释	79
第十四章 断 念	87
第十五章 筹 谋	92
第十六章 回 报	99
第十七章 前 约	106
第十八章 家 世	114
第十九章 盟 山	121
第二十章 安 心	126
第二十一章 求 婚	131
第二十二章 故 事	138
第二十三章 相 爱	144
第二十四章 凡 人	151
第二十五章 李 生	157

第二十六章	涉 险		163
第二十七章	千 金		169
第二十八章	温 情		176

第二部 彼岸花开

第二十九章	仙 缘		185
第三十章	倾 城		191
第三十一章	锁 情		198
第三十二章	天 机		204
第三十三章	身 世		208
第三十四章	仇 树		213
第三十五章	入 局		219
第三十六章	情 却		226
第三十七章	忘 川		232
第三十八章	因 缘		237
第三十九章	退 守		245
第四十章	千 年		253
第四十一章	怨 土		260
第四十二章	险 滩		267
第四十三章	凶 途		272
第四十四章	雪 泥		276
第四十五章	交 缠		281
第四十六章	此 岸		285
第四十七章	往 生		290
第四十八章	前 寻		296
第四十九章	舍 身		301
第五十章	兰 若		307
第五十一章	心 悦		314
第五十二章	参 商		320
第五十三章	瀚 海		326
第五十四章	莲 众		333
第五十五章	妖 花		340
第五十六章	神 鹰		347
第五十七章	半 妖		354
第五十八章	浮 舟		361

第一部 尘缘三叠

红尘累

灵山远，暮色催人回。

年年碧海，岁岁青天，夜夜尘心醉。

千年行役憔悴损，为谁红尘累？



引子

春雨如织，烟柳滴翠，南霁国王城的栖月湖中，寒烟如醉。烟雨迷蒙间，轻纱飞舞，丝竹袅袅，一艘画舫悄然划来，正至南霁国最大的寺院——佛塔寺外。

佛塔寺得名于寺中一座有千年历史的佛塔——七宝玲珑塔。千年之前，南霁国王城所在的地域上曾有一个十分强大的族类——龙族。

龙族末代圣王龙华虽然集权天下，却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传说中，龙华终身未娶，只因他所钟爱的女子心有所属，并终于离他而去。那女子走后，他令人修建了七宝玲珑塔。七宝玲珑塔高耸入云，即使是在千年之后，它仍是南霁国王城中最高的建筑。

据说，千年之前，龙华便是日日登高临远，于七宝玲珑塔上，眺望守候远去之人。千年岁月流转，曾经强大的龙族已经湮没于荒烟乱草之中，七宝玲珑塔下的阡陌纵横已成湖泊百里，可这座寄托着龙族一代圣王无限思念之情的宝塔却依旧忠实地驻守在这片富庶繁华的土地之上，见证沧海桑田。

如今，它已成一座佛塔，晨钟暮鼓，于佛香缭绕中静立沉思，将昔日的料峭相思沉淀为菩提慧心。

此时，丝竹飞扬的画舫之中，一位白衣公子正与几名美艳的歌姬饮酒作乐。所谓谦谦公子，温润如玉。那是个眉目清秀的男子，虽然略显瘦削，却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尽管偎红倚翠，他给人的却是那样干净纯明的感觉，仿佛深山绿桦，挺拔超然。此时，他左手执酒壶，右手挥毫。他的身前，一名美丽的女子斜倚秀栏，怀抱琵琶，笑颜娇媚，眼波如醉。白衣公子抛下画笔，笑道：“颜秀，该你弹琴了。我们说好，你弹一曲，我画一幅。”

那女子起身上前：“先让颜秀看看小爷的画。”她在他身边落座，拿起墨迹未干的画卷，看过，嘴角不禁翘起美丽的笑容。

“可是满意了？”白衣公子嬉笑道。

她示意立于身后的小丫鬟收起画卷，自己则转轴拨弦。烟雨之中，琵琶

铮铮，声声入耳，缠绵悠扬，女子的歌声却更加婉转清润。

白衣公子安静地听着，眼睛悠悠地看向了湖岸的七宝玲珑塔，喃喃地说道：“好好的一座相思塔，如今，被这善男信女的佛香熏燎，倒是多了许多的尘俗之气！”他说罢，正要收回的目光一滞，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七宝玲珑塔如今已是佛塔寺的灵塔，供奉着天界龙君的宝像，香火鼎盛。今日，春寒料峭，烟冷雨冻，佛塔之下人迹寥寥，却有一位妙龄女子撑伞静立于烟雨凄迷中。

她黑发如漆，梳理得一丝不乱，着一袭青绿素裙，举一柄翠色骨伞，于荒烟乱雨之中，那样贞静安然。

白衣公子看在眼里，心念已动，急忙挥毫作画。不一会儿，一名青纱翠缕，袅袅婷婷的少女已翩然纸上。少女于佛塔之前，诚心向佛，眉目间却有一段无法言说的哀愁。

“快！靠岸！”白衣公子急令画舫靠岸。岸上，绿衣少女已轻移莲步，缓缓绕过宝塔，走进了寺院之中。

待画舫靠岸，白衣公子急急下船，早已不见了少女的踪影。他紧追入寺院之中，经声佛火，佛香缭绕，僧影绰绰，哪还有什么少女。怅然若失，他在寺院中四处寻觅了一番，刚才的姑娘竟如一道春梦，了无痕迹。以至寺院之后的幽寂小院中，却听环佩轻响，他急忙追着那声音寻了去。佛塔寺后院的一处侧门外，软轿轻起，已然去得前方。

他正要上前，却被人拦住。

“施主，佛门清净之地，为何如此行色匆匆？”

一名长须白眉的老僧切切地将他问起。

“敢问大师，刚才那顶软轿内可是有位姑娘，穿着绿色的衣裙？”他急急地问。

“是又如何？”

“那么，敢问大师，那位姑娘是哪家的千金大小姐？”他不觉已是喜上眉梢。

“相见，便是有缘。既是有缘，他日定会重逢，何须再问来处。若是无缘，往后纵然相逢亦不识，多问，也成枉然。”老僧说罢，合十，道了声阿弥陀佛，转身而去。

白衣男子悻悻然回了画舫，一船美丽女子早已等得不耐烦。

“那位姑娘，小爷没有找到么？”叫做颜秀的女子软语相问。

“若果真是有缘人，不用寻找，他日自会相逢。”他淡然一笑。

“小爷好狠心！我们一千姐妹，加起来都比不得那有缘人么？小爷竟抛下我们！”

颜秀如此一说，一船女子纷纷附和。白衣公子笑过，坐了下来，眼睛仍在画卷上恋栈。绿衣翠裳，伊人何在？“昔日云中仙，今朝梦里人。”他提笔，在画卷上题下一行小字。

若是有缘，他日是否真能相逢？

若是无缘呢？无缘对面亦不识吧！



第一章 云 歌

春花夏雨，转眼已至寒秋。

夜雨如织，一湖秋碧在船尾荡成圈圈涟漪。

栖月湖上，轻舟悠游。白衣女子立于船头，长发如瀑，没有挽髻，只用白绢松散地系于脑后；两道柔婉的秀眉之下，一双黑眸明如星辰，却又冷凝似秋水，不沾丝毫俗世的情绪。令人称奇的是，女子明眸以下的脸庞用一块薄纱遮住。薄纱之下，秀鼻芳唇，隐隐约约，却是看不真切。许是因着这抹薄纱的存在，那女子与人的感觉，亦真亦幻。她是尘间的女子，明眸善睐；却又有着隔绝于尘俗之外的眼神，仿佛误堕人间的仙子，时刻都会飘然而去。

白衣女子极目远眺，深吸了一口气，口中念念有词。

阴风四起，栖月湖上无端邪雾升腾。转眼之间，湖面已是浓雾弥漫，而轻舟仍在浓雾之外。雾里雾外，恍如隔世。

雾中，似有灵光闪烁。

龙灵果然在此。白衣女子心中想到，手中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条灵气逼人的银丝灵链。只见她脚尖一点，手中银链探出，已是飞身而起，追着银链跃进了浓雾之中。

凌波微步，白衣女子在万顷碧波之上犹如飞翔，追着那灵光在雾中走了一程又一程，却是总也追不上。

他是在戏耍自己呢。女子不禁气极，兀自停下了步子，傲然立于碧波之上。

“那么多年了，你要到何时才肯乖乖地跟我走？”她幽幽一叹，淡淡地说，“这样无休止的游戏，你还不腻吗？”

那灵光也在不远处停了下来，仿佛一只冷静狡黠的眼睛，在雾气中冷冷地将她嘲笑。

“灵源在此，诸邪不侵！”她收起银链，口中念念有词，然后双臂一扬，本已收回的银链又向那灵光处飞了出去。银光飞舞，织成天网恢恢，铺天盖地，

转眼已至灵光之前。

滚滚红尘，你已走过了几世几劫？尘欢俗爱，你究竟有了几分领悟？

冥冥之中，似有个声音在殷殷探询。

白衣女子怔住了。

你若无情，再来亦是徒劳，龙灵绝非无情之人所能觊觎。莫如投身红尘，待有所领悟再来吧！

灵光如魔魅的眼，似浅笑着一闪，便于天网合拢处骤然消失无踪。

白衣女子急忙收回灵链，手指一拈，待掐指要算时，脚下的碧波之中突然伸出无数双苍白的手，抓住她的双足便往水下拖去。是水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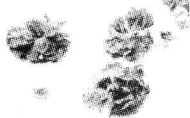
“肮脏丑陋的东西！”她轻斥一声，手中灵链旋转飞舞。灵链至处，水妖之手纷纷断去。湖中水妖凄厉的叫声阵阵，水色变成一汪血红，散发着腥恶之气。

“不自量力！”她冷哼一声，收起灵链，水妖的叫声渐息，水色又变回了澄澈清明。她正要离去，脚下却突现巨大的漩涡，是比水妖之手更大的力量，直将她往水中拖去。

这里是他的天地呢，自己竟然疏忽了，听他差遣的，只怕不只是这湖中的水妖。她急急地御起灵力，想要再催动手中的灵链，却发现，灵链竟不再听自己使唤。她不禁心惊，想要走，已是太迟，身子已然被巨大的漩涡拖入了冰凉的湖水之中。

便是这样轻易就死在这栖月湖中了吗？她苦笑，只怪自己年轻气盛，不听哥哥千叮万嘱，独自闯进了龙潭虎穴。寒冷的水涌了上来，将她迅速包围。她想呼喊，水却无情地灌进了她的口鼻。湖水之中有什么呢？灵光闪烁之处，似有一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自己。不是龙灵，那是谁？那究竟是谁？为何会有如此熟悉的感觉？流散的记忆纷至沓来，那些模糊的碎片重重地撞击着她的心，让她忧伤不已。

水中有人，除了自己，还有旁的人，他正迅速向自己靠拢。可她的意识已经模糊，腕间的银丝灵链没有反应，来者当不是妖邪。来人一双有力的手紧紧将她抱住，并带着她浮向湖面。她看不清那人，只是迷迷糊糊中感觉到他的双臂如此有力，胸膛如此温暖。她被那人带上了船。她倚在那人宽阔坚实的胸膛上，平白地感觉到了安稳。面纱在自己的脸上，紧贴着皮肤，她有些窒息的感觉。那人似乎也感觉到了她的不适，伸手要去摘她的面纱。她却下意识地抓起了他的手，切切地恳求道：“不要！求你！”说罢，便晕了过去。



“初月！初月！我终于又见到你了！盼过了沧海桑田，天已荒、地已老，你我终于在这滚滚红尘、烟火人间重逢了！”

这个声音，为何这般熟悉？却是记不清那究竟是谁。而初月又是谁，那声音是在将自己呼唤吗？为何会突然有这样奇怪的梦境？莫非，是溺水之时触到了生命隐藏至深的玄机。于是，曾经懵懂的生命终于要看清，人世一遭，自己究竟要应何样的劫，当走怎样的路，来与哪一个人相知相许。梦中的男子浓眉薄唇，清澈的眼眸让人无法释怀。自己从未见过他，却怎会有这般心痛的感觉，仿佛久别重逢，又仿佛一直以来都是魂牵梦萦的那一个。他在梦中切切地凝视着自己，目光无助而错愕。

“回雪！”她的心突然一阵绞痛。梦中的男子叫做回雪。是的，这一定是他的名字！她的泪落了下来，落在迷离的梦境之中，落在那些她早已忘却的前尘往事里。

哥哥说过，梦与前世有关。特别是那些催人泪下的悲伤的梦境，一定是前世经历，尽管饮下了孟婆汤、忘情水，仍无法遗忘，一定要在此生坚持破茧重生的爱恨情仇。

她长长地叹了口气，从悲伤的梦境中幽幽醒转。

“你醒了么？来，快喝点姜汤。”

温柔婉转的女声轻轻地响起，有人将自己扶了起来，温热的姜汤已送至唇边。

她终于看清了眼前之人。那是一个美丽且韵味十足的女人，彩衣鲜艳，嘴角的笑容是那样妩媚妖娆。

她皱起了眉头，很不喜欢姜汤燥辣的味儿，伸手将它推了开去。她不是这俗世中的人，腥辣燥热之物不利于修持。头痛欲裂，她不禁要问：“这是什么地方？你救了我？”她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女子，怎么看，她也不像是能救自己的人。

“不喝也罢。”那女子放下了药碗，扬眉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你哭了，为何如此伤心？”

“云歌。”不假思索地答。哥哥说过，名字只是俗世中的一个记号，是要认清自己的身世来历。可名字于自己而言，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自己没有身世来历可言。

“很好听的名字呢。云歌姑娘，你为何要投湖轻身？要知道，生命如此宝贵，无论人世多么凄凉……”

“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是谁？”她并不想听她说教。

“这里是栖月湖畔，也是整个王城最有名的艺馆艳月楼。她便是这里的妈妈凤舞。”

一个清朗的男声响起。她循声看了去，那是个眉目清秀的男子，面容清正淡雅，一双温暖如春水的眼睛正默默将自己看定。他是一直都在这屋子里，还是刚刚走进？是因为被湖水浸泡了许久，体虚气弱，灵力大减了吗？自己竟然没有觉察到他的存在或者到来。不过，他与身前叫做凤舞的女子似乎并无恶意。这么说来，救自己的人便是他了。她却并不想多问，倒是艺馆这个名字让她有些不安。尽管不涉尘世，她也知晓，所谓艺馆，其实就是青楼，只是这里的姑娘卖艺不卖身罢了。她是怎样超卓人世的人，怎能留在这样不清不白之地？她挣扎着起身，想要离开。

他箭步上前，一把扶住了她：“姑娘名叫云歌？”

他眼睛闪亮，温情脉脉。

“是。”她淡淡地答，言辞间，风轻云淡。

“在下姓陆，名千羽。敢问云歌姑娘家在何处？在下可送你回家。”

回家？她的心不禁一痛。身世浮萍，家在何处？自己是有生养无人养的孤女，是无人收留的孤魂，流浪便是自己的宿命。自己擅自行动，哥哥一定很生气。“我自会回家，无须劳烦公子。”她淡淡地说过，起身，径自向屋外走去。

屋中的一双男女不禁怔住了。

待她已飘然而去，凤舞才皱眉道：“这姑娘好不懂事！好歹我们可是救了她一命！”

“那又如何？”陆千羽轻笑道，“莫非她要她以身相报，留在艳月楼？”

“小爷，你又何必如此挖苦人？”凤舞颇为不快，转念一想，却又道，“一直以为她是个寻常溺水的女子，可现在想想，周围无船无舟，她是怎样去到湖中的呢？真让人很疑惑呢。据说，救她起来时，她一直在唤着回雪，像是一个名字。或者，是个为情所困的女子？”

“回雪？”陆千羽眉头一扬，若有所思。

世间安得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他记得在地宫里看到过这样的句子，据说那是神人用指力在顽石上写下的，这句话的最后留有两个字——回雪。

“小爷，你猜，那姑娘究竟是怎样的人？”凤舞问道。



“清雅绝伦，淡然若仙。依我看，她乃天上之人。”陆千羽玩笑道。

“只怕不是仙，是妖！”凤舞蹙眉道，“陆爷说了，最近湖中颇不宁静，只怕是有妖人出没。”

“妖人？”陆千羽冷冷一笑，却并不予以理睬。他的心思仍在刚才那位白衣女子的身上，心中暗道，如此清丽脱俗的女子，是妖又何妨？

自称云歌的白衣女子飘然向艳月楼外走去，笛声悠悠，传进了她的耳鼓。是那样熟悉的旋律，她的心不禁一动。

鸳扣锁心，丝萝有梦，忍问酒醒何处。娥眉长敛吹不展，离人千里斜阳暮。盟山旧约，月月年年，只恐归期又误。梅边吹笛相思砌，云寄冷香书尺素。

曲子如此婉转深情，于她而言，却是一段似已忘怀却又一直系于心间的旧事。

那是十多年之前，她只是一个不更事的女童。春风如醉，刚刚学会御使灵力于空中飞翔的她，整日在东山神源四处开心地飞翔嬉戏。那日，趁着哥哥入定练功，她竟然悄然离开了东山神源，一路飞翔，来到了烟火人间。在山间流连了一整日，当她想要回到东山神源时，却发现已经找不到回去的路。她不禁慌了神，声声呼唤着哥哥的名字，害怕得流下了眼泪。

暮色四起，夕阳曛红如醉，马蹄声中，一个十三四岁的白衣少年骑着黑色的小马驹缓缓而至。他在她身前翻身下马，高挑匀称的身子挡住了她眼前的阳光。

“你哭了？是找不到家了吗？”

她抬头看他，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真诚的笑意。她收起了眼泪，伤心地点头。

少年在她身边坐下，认真地说道：“我小的时候也曾因贪玩，在山间迷路。每一次，父亲都能找到我。不要到处乱走，在这里等一等，说不定，你的家人很快就会来寻你，带你回家。”

“回家？可哥哥说，我们没有家。”她那样天真且担忧地说着，却又好奇地问，“你有家？你的家在哪里？”

他拉她走到山崖前，指向山下千里草场，顶顶白色的帐篷，自豪地说：“你看见了，那就是我的家！”

“你的家就在那些白色的花中吗？”她惊异地叹，“好漂亮的家啊！”

“小丫头，那不是花，那是帐篷。”他笑，眉目温暖柔和，俨然春日的阳光。

他看向她，好奇地问：“小丫头，你为何要戴面纱？摘下来，让我看看你。”

她摇头道：“我哥说，我是修仙之人，将来会随他飞升入天界，所以，尘世中人，不可以看到我的面容。”

稚语童声，她却说得好生认真。少年听过，也是深信不疑。

“你真的是修仙之人？修仙有何好处？”

她抬手指向白云之巅：“你看到那些云朵了吗？我会是天女，会在云巅放牧群星！”

她明眸璀璨，是那样欣喜神往的模样。他却摇头。

“我母亲说，幸福在人间，不在天上。”他煞有介事地说道。

“你母亲也是天女？”她瞪大了眼睛。

他笑：“我母亲怎会是天女？”

“那你母亲的话是什么意思？”

他又笑，却是颇有些尴尬：“其实我也不太明白。我只知道，每次父亲要离家远行，母亲就会流泪，就会这样说。”他拉她席地而坐，“我吹支曲子给你听吧。是我母亲教我的，也是我母亲自己所制，为我父亲所制！”他说得十分自豪。

她开心地点头。

少年取出了一支温润洁白的玉笛，“这是我六岁那年，母亲送给我的生日礼物。”他说罢，将笛子放于唇边，笛声悠悠而起。

一曲已毕，他问道：“好听吗？”

“好听！”她快乐地点头，“它叫什么名字？”

“不知道。我母亲一直没想好名字呢。”他突然问道，“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我吗？云儿！我哥叫我云儿，他说我的名字是云歌！他说，他在雪地里找到我时，天上的云彩都在对他欢喜地歌唱，所以，我叫云歌。”她脆声答道。

“云歌？真是个好听的名字。”他略略一想，突然笑道，“我想到了，那支曲子的名字！”

“什么？”她好奇。

“父亲远在他乡。母亲思念父亲时，就会吹这支曲子。她告诉我们，天空流浪的云，会将这支曲子送到父亲耳中，提醒他，不要忘了早日归家。所以，这支曲子可以叫《云歌》啊！”他兴奋地说道，“待我告诉母亲，她一定会很开心的！”

“它真的可以叫《云歌》吗？”

“小丫头，你不愿意？”他问。

她摇头，欢喜地说道：“怎么会不愿意？那样好听的曲子，真的可以和我一个名字吗？”

他笑了，是那样明朗温暖的笑容。他从自己的手腕上取下一样东西，拉过她的手，将那东西系到了她的腕间。

“这是什么？”她细细地看着手腕上红绳穿起的三粒晶亮的珠子，不禁要问。

“菩提籽。”他答道，“这是父亲送给我的，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你看，它已经被磨得晶亮了。我将它送给你，算是交换你的名字！”

“那我是不是再不能叫云歌了？”她担忧地问。

“怎么会？”他好看地笑，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你还是云歌。而且，你戴着它，就是我的朋友！”

“朋友？什么是朋友？”她疑惑地问。

“朋友就是一心一意要对彼此好的人，患难相护、真心相待。这是母亲跟我说的。”他说得好生认真。

“那就是说，你会对云歌好？就像我哥那样？”她欢喜地看着他。

“是呀。你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了，往后，你可以来找我玩。我有很多有意思好玩的东西。我还会带你去见我母亲，告诉她，你叫云歌！她一定会喜欢你！”他拉她起身，“天色已晚，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去吧。”

她茫然地指了指身后幽深的大山。

夕阳之中，苍茫山野之前，稚子无心。少年小心地将女童扶上自己的小马驹，自己也翻身上马，将她拥在怀中，带着她缓缓向群山深处走去。

天色暗了下来，累了一整天的她在他温暖的怀中安心地睡去。朦胧间，白衣男子飘然而至。

“哥！”她轻轻地唤。

白衣男子从少年手中小心翼翼地接过她。她勾住了他的脖子，倚在他的肩头，回头看向少年，借着满天星月，对他微笑。她看见，他也在对自己微笑。她还看见，哥拈起了手指，口中念念有词，手指轻弹向少年的额。

“哥，你在做什么？”她轻轻地问。

“让他忘了你。”哥哥的声音淡淡的。

“为何？他是我的朋友！”

“云儿，你忘了哥一再叮咛，你乃是修仙之人，世人皆不可见到你的面容吗？”他的声音里有少有的严厉。

“可我没有让他看到我啊！哥，你知道，我只有他一个朋友！”

“你不需要人界之人做朋友，你的朋友当在天上。云儿，不可以让愚妄的世人知道你我的存在，他必须忘了你。”

“哥，若是让人看到了我的面容又当如何？”她问，心里第一次有了忧伤的感觉。

“除非，你不想随哥返回天界，做回天女。”他幽幽一叹，手指轻点向她的眉心，“睡吧，云儿，让我带你回去。”

她在他的怀中，安稳地睡去。

艳月楼内，笛声在风中荡成了空无。云歌幽幽一叹，心中怅然若失。

今夕何夕，吹笛之人可是当年那个稚气阳光的少年？她的腕间，除了银丝灵链，还系着一根红绳，红绳上三枚菩提籽晶亮异常。

云歌对自己悄然一笑，放下一切，安然离去。